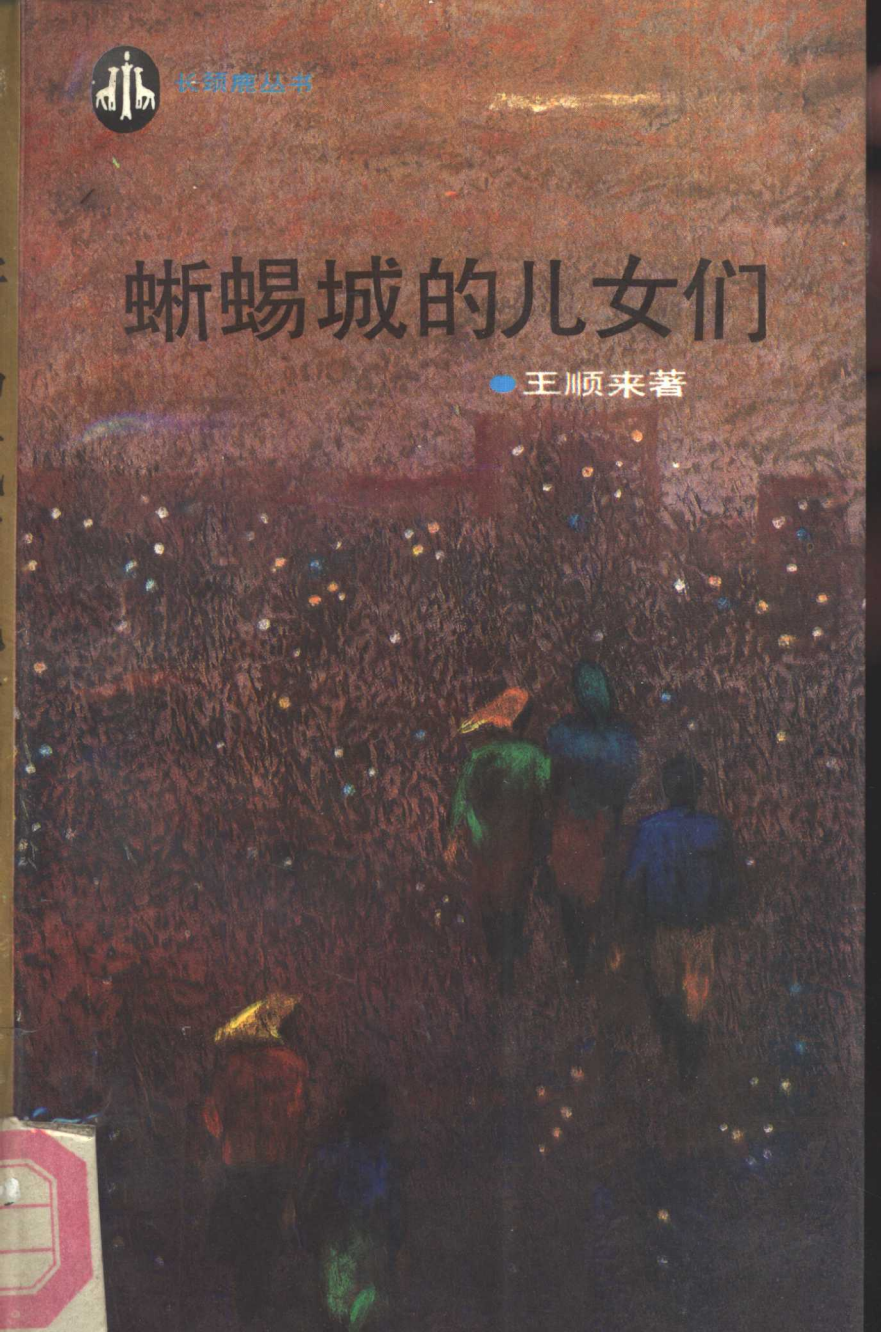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长颈鹿丛书

蜥蜴城的儿女们

● 王顺来著



I247.5
1406
2

蜥蜴城的儿女们

王顺来著

(京)新登字145号

长颈鹿丛书
蜥蜴城的儿女们
王顺来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1201 工厂

开 本：787×96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15.75

字 数：290 千字

印 数：8095 册

版 次：1992 年 8 月第一版

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08-1049-0/I·253

定 价：6.50 元

蜥蜴城里的蜥蜴是很美的
因为蜥蜴城里根本就没有蜥蜴
在没有蜥蜴的蜥蜴城里
有许多美好的传说

责任编辑：梁光玉
封面设计：马致中

1992年·北京



王顺来，男，33岁。现在山东博山水泵厂工作。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会员。发表过中篇小说《东边日出西边雨》、《螺丝在上絮》；短篇小说《她走向灯光》、《黑的雪，红的煤》、《父母官们》等。报告文学《孝妇河、母亲的河》，获三明杯优秀作品奖。作者淡漠名利，崇尚艺术，追求真理。《蜥蜴城的儿女们》是一部直面人生，大胆创新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。

ISBN 7-5008-1049-0/I ·

定 价：6.50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.com

第一部 别有洞天

嘟！嘟！嘟！八点，已超过上班半点钟了。可是偌大一个钢筋水泥车间里面，静静的……

正如蓬莱的海市蜃楼和三峡的白龙过江，这里的静也算一种奇迹：辅助车间是企业的后方，可在这儿却成了“别有洞天”。

头戴一支花
抱着个胖娃娃
哎哟儿妈——

静静的车间里没有人，哪儿都没有人。没有人却有这种歌声。

左手一只鸡
右手一只鸭
哎哟儿妈——

真的没有人，只有那歌声，一会儿像在车床下面滚，一会儿像在贴着墙根走。

忽然，吱扭一声，车间尽头休息室的门开了，

一个女人走了出来。

这女人可真迷人，薄如蝉翼的短袖衫下，水红色乳罩像两朵水中的芙蓉；两条长腿很健美，针尖般的鞋跟，一扭达一扭达地摇摆着屁股；一个很精致的塑料小玩艺儿，从衬衫的后下沿钻出来，当当地拍打着牛仔裤掰成两瓣的屁股。

一个现代女郎。她叫贝英。

七月流火。车间里滚动着烫人的气流。

贝英来到一台风扇前，打开风扇扎煞起两臂，转着身儿吹，像只抱窝的母鸡。

这时，一个有点佻的小青工，举着一只奶油雪糕跑上来：“贝英，给！”说着，他剥下皮，递上去。

“哟，你还真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她一笑接下了雪糕，腰肢一扭，吃起来。

“喂！汽水。”又一个青工，举着一瓶桔黄色的汽水跑来。

“哟，我不过说说，你还真的，那就放到我箱里，给俺儿子留着。”

贝英看也不看他们，伸着红鲜鲜尖溜溜硬梆梆的舌头，一卷一卷儿地抿奶油雪糕。

两个小青工笑眯眯地看着她，伸长了脖子。

贝英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调来的。刚来时人们还以为是个洋学生来实习，或是个电影明星来体验

生活。等知道她原来是个学徒，并且她的孩子都会跑了，人们便大惊、猜疑起来。尤其当今那些小混混们，更是放肆。

“贝英，你今年才 23 岁，怎么搞的？”

“去去去！你管得着吗？”她长脸儿一红，扬起头，回味着当年的好事儿，睥睨着那些人：“馋猫、俺愿意，馋死你们。”

嗡嗡的风扇忽然一阵哆嗦，一股风吹进她的衣领，鼓起她的衬衫。她伸手去扯衬衫，一看衬衫鼓开了第一颗钮扣，她不由向两个小青工瞟一眼，噗哧一声笑了。

高声吼吧！睁开眼吧！

这里已是全民皆兵

这时，帅克来了。他向上歪着脸，指头缝中夹着烟的拳头，架在胸前、一动一动的，充分显出他的十足的派头！确实，这是个非常英俊的青年人。米黄，国际流行色的光夫衫，扒着两块发达的胸肌；打着波浪的黑发，带着汗水的咸渍；长脸儿和翘下巴都很丰满，都显出一股锐气；双眼皮的大眼和透着红晕的青春痘都显出青春的茁壮。

他和贝英真是城皇庙的鼓槌儿——一对。

他习惯地停下脚步，眯上眼两腮一鼓，嘴中的烟便像一个个小铃铛似地向外冒，一圈圈儿地套着

向上升。

真是心诚则灵，等他施完了法术，一睁眼果真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姑娘，一手抓着“牛角”在开牛头刨床。于是他一低头，向姑娘冲去。

姑娘叫单良，短发有些蓬乱，光脚穿着一双奶油色塑料凉鞋。一只裤腿卷到膝盖上，一只裤腿卷到膝盖下，通身一股散淡劲儿。

“哈！你看那霍元甲多美。”

昨天晚上他看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。霍元甲一出现，他跳了起来。他发现霍元甲和他的模样惊人地相似。

单良瞅着刨刀似乎笑了一下。

牛头刨床的“牛脊”在轰隆隆地往复运动。帅克瞅着单良那像要掉裤子的腰肢，小心地把手放到了“牛脊”上。“牛脊”向前冲一下，他的手碰单良的腰一下。碰一下，又一下，真够味儿。咔！刨刀冲到工件上，一块铁屑进到帅克的脸上。

“干什么干什么你？”帅克一捂脸喊。

“神经病！”

单良一甩手，停下车跑了。

她这一举动，使她身上那股子散淡劲儿，一下没了，焕发出青春的朝气。

帅克望着她，直眨巴眼睛。忽然，他像感到了什么，一转脸，夹着烟的拳头，像一支轮子手枪，

点住了一个人的脊梁。

“作家，你个傻瓜！”

那脊梁没动，他又喊道：“作家，你个特务！”但是那脊梁还是没动，他又喊道：“作家，你个流氓！”但是那脊梁还是没动，他不由愤怒了，从地下抓起一块铁，狠狠地向那脊梁扔去。

作家余夫，他正在练钻墙术似地弓着腰、面壁读书。一看就明白，这是个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任人擂的人。十几年来，他以惊人的毅力，坚持业余创作，一刻也不停地写啊写，写出了几十部中、长篇小说，发往全国。但那些稿子全都一篇篇退了回来，压到了他的脊梁上。因此，领导视他不务正业，爹娘说他瞎胡闹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少个心眼儿。二十八九了还光棍一条，现在不过是勉强活着，好死不如赖活啊！可是那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啊，他仍然在写，在写……

他刚懂事的时候，是一个无雨的夏天。身边有一座红色的教堂，耳边一片诵经声。

那正是大革文化命的年代！

他第一个从教堂走了出来，任性地去寻找那没有诵经声的地方。于是有人说他不忠，有人说他反动。不！他渴望甘露，他渴望宁静：因为他只有十四岁。就这样他勇敢地找到了一角属于他自己的土地：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、不顾风险地耕耘播种。

065388

小说，小说，他心中只有小说，以为生活就是小说，小说，就是一切了。可是，蓦然回首，社会又变了，一切得靠文凭。至于你有什么真才实学和成就，那简直成了愚蠢的事。余夫含泪望着这种现实，联想起两幅漫画：第一幅是一个石匠在凿石像，第二幅石匠已跪在石像下拜佛了。余夫的眼里望出了泪，望出了血。有人取笑他：“余夫，你那十几年功夫，要是用在科举上，准考上国家主席了。”

余夫笑笑。难道主席也会成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吗？主席又怎样呢？主席不也是人吗？此时比他大的、小的人都结了婚，抱了儿子。他像面对着死神一样面对着痛苦和孤独，天知道他是怎么一天天活下来的。然而，谁会想到他仍然如世外人似的浪漫，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了 80 年代的新型姑娘身上。风乍起，一夜间宪法又变了，女二十，男二十二就能结婚。于是像割韭菜一样，十八岁订婚，二十岁结婚，80 年代的姑娘，几乎无一漏网。

余夫目瞪口呆，终于从那个混沌未开的世界中跳了出来：生活不是小说，世界不是小说！

不是！钢铁断了焊，木头短了粘，世上的一切损失可以弥补，唯独生命的年华断了难以补救。

余夫老了，背驼了。余夫是个天生倒霉的人。

死球儿一般的余夫其实心中从来就没有死过。车间里有个姑娘成天像个花蝴蝶似地在他面前飘来

飘去，并不时地用她那双也也斜斜的眼睛勾余夫一下。

余夫的心真像被她勾住了似的蠢蠢欲动，毒焰腾腾，浑身燃烧。一次他破例地喝了半斤，红着耳根要冲到她面前和她谈话，问她喜欢不喜欢看书，他可以给她许多世界名著。不料，一个也很读点书的小个子，来到他面前，用扳手指着他的额门：“余夫，你不妨多看她几眼，望梅止渴。但绝对不能和她们说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女人都是傻瓜。”

余夫笑了。对此他有同感，但又不敢完全苟同。因为那个姑娘的形象非凡。于是他又问：“那又为什么不妨多看几眼呢？”

“因为没见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”

余夫笑了。

小个儿也笑了。

果然，很快就传说开了，那个姑娘正在厚颜无耻地追求某某。余夫听后，终究是忍不住地吐了出来。因为在他看来，那人简直是赖皮。

可是，当帅克的第三块铁重重地投到他脊梁上时，他一头趴到墙上在心里喊：“我要站起来了！”

在历史悠久的蜥蜴城，曾有一条蜥蜴从天上跌

下来，跌断了腰。从此它干起了劫道的营生，向过路的人喊：“我要站起来了。”

在历史悠久的蜥蜴城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……
“从前哪，有一个猎人……”

你看，一大早，熊二又向那些姗姗来迟的徒子徒孙们讲起了一个故事：

熊二今年五十多岁。排行老二，故人称熊二。熊二腿短身短颈短，手大脸大脚大。走起路来像滚，说起话来瞪着夹着眼屎的两眼，哆嗦着盛满酒的桔子皮脸。别看他这副病怏怏的样子，却是车钳刨铣样样精通，且桃李满天下，堪称这个车间的祖师爷。

“猎人种了两亩苞米，一个个红樱子，绿身子；像娃娃，似棒槌，真是喜煞人。叫人舍不得掰舍不得动。可是这天早上，猎人开门一看，地下有群猴子的脚印。不好！猎人跑到苞米地一看，苞米一个也没有了。”

徒子徒孙们都啧啧地发出叹息。

“来年，那苞米又长起来了，猎人就在地边扎了个棚子守夜……”

“对！”一定要枪毙那群不劳而获的猴子。”

一个青工憋不住地喊。

“可是，这一夜猎人正在棚里睡觉，懵懵懂懂

地听到一阵哧哧啦啦的声音。他两腿一挺，坐了起来，拨开窗洞看到一群黑压压的猴子。一个个刺溜溜地钻进青纱帐里，噼噼喳喳地掰起棒子……”

“快开枪啊！”有人喊。

“不！猎人两腿一盘，拿起一把干草，搓开了草绳……”

徒子徒孙们都落进了迷魂阵。

“猴子们可精哩，都把棒子夹到胳肢窝里，悄悄地向外走。猎人便放下草绳，拿起猎枪跟了出去……”

“开枪啊！为什么还不开枪？”有人急了。

“不！不慌！那猎人八字步迈得可稳当哩。”

“这简直是——”有人不信了。

“就这样走啊，走到了猎人的家门前……”

这时帅克恰好走来：

“叭！老猎人朝天就是一枪。”

熊二一惊。感到帅克真是绝顶的聪明。

哈哈！人们都大笑了。

“嘻嘻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”贝英一惊一炸地拍着巴掌喊起来：“师傅真棒，师傅真棒！”

熊二一看和自己最接眼的女徒弟，如此为自己喝彩，不由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这时，酒杯一端原则放宽的车间主任凤仙向他们走来。他长长的骨骼身架，棱角脸上颧骨突圆。

偏分头，两条细眼炯炯放光。被酒烟烧黑的双唇上，各有一个小肉疙瘩，被牙齿不断地咬着。此时，他咬着下唇上的肉疙瘩，快走近熊二他们时，忽然又变成了咬上唇上的肉疙瘩，转身向回走。

“头儿！”贝英大喊一声。

主任低低头，加快了脚步。

“头儿，你聋啊！”贝英向他走去，他不得不转回了身：“嘿嘿，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我的两个‘头儿’都落到地下了，你给我拾起来！”

“嗨嗨，小贝，你这张嘴……”

“你过来吧！”贝英一步跳到了主任面前，伸手揪住了他的头发。就在主任要冒火的时候，贝英出奇不意地在他的大腿里侧掏了一把：“头儿，这月的奖金你心里可要有数啊！”

好大胆的女人！主任凤仙好像咽下了一口什么，说不上是恼火还是兴奋，直觉怦然心动。这时，贝英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扯起主任的白衬衣叫道：“哎哟哟，主任，瞧俺嫂子给你做得衬衣，多尊（俊）呐！”

“嘿嘿！”凤仙主任哭笑不得，忙转身跑了。身后响起一片开心的笑声，他心里很窝火。忽然，他的一对细眼眯裂了，因为他在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看到了一个人的脊梁，不由大喊一声：余夫！顿时威

风大增。

那脊梁像窗户纸一样震得嗒嗒响。

“看什么书？给我瞧瞧。”

主任看到作家发抖的样，不由有几分得意。

书从余夫的胳肢窝里递出来。主任一接过书，就翻了脸：“余夫，没收了，另外罚款一元。”

“你？”那脊梁像鼓满了风的帆：“主任，这是刚刚重见阳光的世界名著。”

“世界名著有何了不起？”

“瞧你的样吧，还说有什么了不起呢？”

“我这个样怎么了？”

“至少每周要读一天小说。”

这时，那群说笑的人围上来。帅克两手抱着胳膊：“主任，饶了人家吧，人家也是作家了。”

人群发出一阵轰笑。

“不行，作家也不行。”

主任更加得意地扬着手中的书走了。

于是那脊梁发出一阵激烈的折皱声和叹息声，如手风琴抑扬顿挫：“头儿啊头儿，我不过是车间里最微小的一个人物，微小得如同空气中的一星灰尘。你何以抓着我当宝贝呢？你知道你这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嘛？其实你也知道，但是你不敢抓西瓜是吗？”

一盏灯亮了，又一盏亮了。

那脊梁一阵轻松，像一只鸟儿一样升腾起来：真是恶性循环慢性自杀啊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看帅克小小年纪纵酒成性，反而受宠，会不会因而犯罪？再看那泼辣的小媳妇眼睛会说话，一刻也不闲着，会不会把男人们勾引坏？

二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人以群分尚有远近，在“别有洞天”也是如此。

徒子徒孙们都一个个地走了，剩下了熊二、帅克、贝英三人。

“师傅，抽烟。”帅克忙递烟。

“师傅，你喝汽水呀！”贝英忙递汽水。

他们在一起说话，总是粘粘糊糊，没完没了，像爷们似的。忽然，他们那紧锣密鼓似地神聊，弦一般断了，原来天福和单良来了。

这一对恋人儿也是熊二的徒子徒孙。可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很不受车间人的欢迎，特别不受熊二们的欢迎。他们在一起说话，总是干巴巴的那几句，说完就很不自然了。天福和单良一时落入尴尬中。他们三人却互相瞪眼撇嘴地直笑……

笑？笑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，就算你们没恋爱过，不也生过孩子吗？